

小满夏韵

■江初昕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在小满节气的三候中，“一候苦菜秀”。从这时候起，苦菜便一直是农家一道小菜。俗话说，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诗经》云：采苦采苦，首阳之下。传说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深居首阳山里，便是靠采苦菜等野菜为生。

初夏的农田里，小麦经几场雨水的沐浴，麦穗翠绿油亮，麦芒挺竖如刺，麦花洁白素净。而麦粒则开始灌浆饱满，鼓起了肚皮，但离瓜熟蒂落还有一些日子。在过去，农家每到小满前后，口粮供给就成了问题，为了生计，便只有“杀青”，即割下尚未成熟的麦穗，加工成条状的麦捻子，以此来充饥。这种清香绵甜的食品虽然好吃，但农人的心中却在滴血。悉心照料着尚处小满还未成熟的庄稼。他们在麦田里观天色，算着时间，盼望着饱满的青绿能带来沉甸甸的金黄。

乡村四野，满眼青翠，那一坡坡、一山山、

一畦畦的翠绿，如一种热切的情绪。田间地头、小菜园里到处都有辛勤劳作的农民，他们戴上斗笠，穿着蓝灰色的粗布衣服，或腰间别着镰刀，或肩上荷把锄头，参差错落点缀在翠绿色的天地间。

空气中氤氲着将熟之麦气，这股麦香，只有经过小满时节的麦田，才能闻到。麦地清风徐徐，青绿饱满的穗子在一起摇头晃脑，清香四溢。稻田里农夫正在插秧，有位行脚和尚见了吟唱道：“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底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虽浅白平易，却饱蕴禅心。

小满节气南北温差缩小，雨水增多，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进入夏季，春播作物生长旺盛，夏收作物几近成熟，小满动三车（即水车、纺车、油车），农村进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大忙时刻。南方水稻栽插、追肥、耘禾，晴天还得抓紧油菜籽的收打和晾晒。蚕开始结茧了，蚕宝宝也要细心照料。北方小麦灌浆浇好麦黄水，抓紧麦田虫害的防治，预防干热风 and 雷

雨冰雹的袭击。小满庄稼急需充裕的水分，蓄水如蓄粮，农民们忙着打水车翻水浇地。

江南的梅子雨绵延不绝，家家屋檐下一片雨，像挂着一道银帘。村野里的小河、溪水，越过褐黄的泥滩，一路欢腾轻盈地流淌，河边的人，则为水的丰盈而欣喜。小满时节的河流，既无枯旱时的丑陋，也无发洪水时的狂野，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刻，如丰腴的少妇，脂粉刚好把瑕疵掩盖，却无一抹浓抹的艳色。所谓风调雨顺，大概就是这种恰到好处，过犹不及的境界。

田野里，小麦经几场雨水，麦穗青翠油亮，沉甸甸，清清爽爽，像怀胎七月的孕妇，虽已鼓起了肚皮，但离瓜熟蒂落还有一些日子，还要经过一段阳光和风雨。青壳下的麦粒在成熟与未熟之间，抵抗风雨和病虫害的能力也在顽强与娇嫩之间。农人心细，像照顾刚走稳还常跌跤的孩童一样，照料着蓬勃的庄稼。他们在麦田里掐着指头，看着天色，盼望着饱满的青绿带来硕硕的丰收。

人生小满

■潘玉毅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想来定有自己的追求，但这追求未必能追到，也未必能求得。有人住高处攀登，向远处前进，觉得自己已经爬了很多的山，跑了很远的路，可是翻过一座山，才发现山的外面还是山，行了几十里路，发现路的尽头还是路。学习亦然。

中国有句古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意思是说学习这件事，未有极限的时候。有可能你自以为知道了很多，其实在行家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人所能涉猎的行当十分有限——掌握十几二十样技术已属不易，要想样样精通，无异于痴人说梦。甚至单论一件事情，你也未必能拍着胸脯打包票说自己已然做到尽善尽美，比如读书。

每个人的时间相当有限，忙碌的工作之余，读一本书只得一本书的内容，读两本书只得两本书的知识，然而放眼过去，数千年来古人所留的典籍文献，优秀者何止万千？更何况，好的书不只中国有，外国亦有。古今中外叠加在一起，我们的选择就更多了。恰如那个“满瓶不动

半瓶摇”的俗语所描述的那样，学识越是渊博的人表现得越是谦虚，因为人只有知道海有多大，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当然，我们无需为此感到卑微。学习的意义在于通过它，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缺憾，更在于它能让我们一点点弥补这些不足和缺憾。即便我们所学有限，难言“大成”，但相较于未学时，我们的见闻已然有所增进，这便是收获。只要我们坚持不懈，踽踽而行，在方向不偏的前提下，纵然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也终将离它越来越近。

学有所得，行有所进，此即为“小满”。显然，在人生无数的境遇里，小满无疑是一种最好的状态。相比于空洞无物，它尚有所可装可盛的空间，有进步的余地。试问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体验吗？

小满虽不圆满，却是你努力的见证，同时于未来又有许多可期的地方。你“既得陇复望蜀”也好，守一颗平常心也罢，似乎都无不妥之处。小满之时，可以行当下所行，亦可以往心中所往！

小满节气话小满

■董国宾

一入夏，我就期盼小满节气，正如希望幼儿快点长大，甚或还想给他起个“小满”的名字。小满这个名字，是我对万物寄托的起始，更是农人获得丰收的前曲。说着说着，小满节气就到了。

我首先想到了宋代欧阳修的《小满》，诗中道：“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牵头麦，迎风笑落红。”每到小满，我都会诵读这首名为《小满》的经典古诗。初夏的夜景中，夜莺啼鸣，皓月当空，麦穗随风摇曳，一派惬意闲适。这大概是大自然对农人的期许，自然我也会在小满节气时光里，充满无限的憧憬和怀想。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何谓小满，史料作了精辟的注解。“小满小满，小麦渐满。”民谣也这样说，小满节气到来了，小麦刚刚灌浆，青青的麦穗初露，各种对小满的阐释，古典的，通俗的，无一不把小满的朝气和蓬勃，以及未来路上的好前景，画卷一样铺展开来。只要不是灾荒年月，初绽的小满花朵，转眼便会开放得夺目而浓艳，因为劳动人民的汗水，浇灌出来的一定是豪气与喜悦。

再说说小满三候，三候即是把一个节气划分为三个时段，每个时段都有其鲜明的特征和物象。小满三候呢，聪明的古人很早就已界定得形象又明晰。古人说：“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苦菜，很多人都不陌生，生于田野、路旁、村舍附近，又名苦苣菜、苦苣菜、小鹅菜，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天香菜。从天

香菜这个名字来看，苦菜就没那么“苦”了，人们挖到篮子里，回到家中变着法儿还能做成多种美味。从节气时段上讲，苦菜繁茂之时，正是小满节气挥手前行之时，这便是小满一候“苦菜秀”。靡草，乃喜阴且枝叶靡细草类。强烈阳光下，靡草开始枯萎掉，便到了小满二候。接下来，“麦秋至”踏步而来。麦秋之“秋”，意指百谷成熟之时，虽然仍为夏季，但对于长在田间的麦子来说，却到了成熟的“秋”，故小满三候为麦秋至。小满至，麦收在即，晃动镰刀的日子在前方等候呢。

走进节气，便走进了历史，走进了华夏文化。小满节气，古代还有很多古老民俗。

小满是谷物丰登和美好生活的一抹亮光，古时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日子红火，便在小满这一天，举行祭车神仪式。祭车神，即祭三车（水车、油车和纺车）。祭三车时，在车基上放置鱼肉、香烛等贡品祭拜，还要准备一杯水作为祭品，并将水泼入田中，祝愿浇田的水源充足。每年麦梢黄时，古代出嫁的女儿都要携带礼品，回娘家探望，问候夏收准备事宜，这一古老风俗称为“看麦梢黄”。另外，夏忙会、卖新丝、祭蚕等不同习俗，在古老的历史文化中，都散发着小满节气的渴盼与展望。

小满时节，树木葱茏，农田长出希望。小满的名字，是历史隔空的亮光，亦是永不停歇的久远的开拓和追求。

小满时节（外一首）

■魏益君

一树杏黄压低了小满
压得麦穗脸热心跳
将黄澄澄的景象
在季节的枝头招摇

小满发出季节的命令
把勤劳的农人赶进麦田
将田间套作的诗行
发表给另一个季节

温热的南风推出节气的喜讯
爹身披蓑衣跑进田野
去聆听小麦灌浆的声音
喜悦跟着节气疯狂地拔节
于是，爹牵着月色
开始打磨了一年的镰刀
直至磨成一弯明亮的月牙

当爹怀抱镰刀走向麦田的时候
小满便被父亲背在了身后了
尽情陶醉在农历的节气里

收割着小满的气息
磨成农家香喷喷的日子

小满
一个站在夏季之首
充满向往和希望的节气
拔节在五月的乡村

夏之韵

鲜艳的月季花
将夏天迎进五月
从此
火辣与激情
搏击与升腾
随夏天的脉动到处蔓延

夏天是柔情的
有夏风细语娓娓
有夏雨情思绵绵
有夏云潇洒袅袅

夏天
张扬的是热烈的性格
放飞的是金色的希望

农忙
苗青摄

五月乡间正忙时

■周天红

走在五月的乡村，那些满山遍野的绿意和满山遍野的忙活儿是有机结合的风景，让人过目不忘。

据古书上记载，五月有立夏和小满两个农历节气。立夏，即夏季的开始。小满，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农谚说：立夏小满正栽秧，秧奔小满谷奔秋。也就是说，此时此节，正值农村中稻全面栽插，小春作物收获。晴天抢收，雨天抢栽，此时，农村已是抢栽抢种抢收的大忙时候。水稻要抓住季节抢栽，对还未栽完的要加快栽秧进度，对干田要抓住降雨的有利时机蓄水整田，抓紧抢栽，尽量减少因秧龄过长而造成减产；玉米进入移栽扫尾和孕穗期，要抓紧施肥打药防病治虫；红苕要抢着栽插；蔬菜要注意防治莴笋、小白菜、瓢儿白、木耳菜等叶类蔬菜的霜霉病。乡村的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人群。

古诗云：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栽秧子，收小麦，管玉米，插红苕，哪一样农活儿能放得下？哪一样放下了，都得饿肚皮。走在乡村，田野里粗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牛儿们响鼻铿锵有力，还有那黄色的大脚板踩在黄褐色的泥土里“嘎吱嘎吱”的响声，一切都显得张弛而有力量。庄稼汉鼓足了劲赶着节气和农时，“多栽夏日秧，谷物收满仓”。忙完了耕田播秧，接着为秧苗追肥除虫，给蔬菜查苗

补缺，环环相扣，紧锣密鼓中庄稼汉们一根根神经绷得紧紧的，裤脚高高卷起，一双双老茧横生的手掌终日没于泥土，辗转于犁耙，他们挥汗如雨，起早摸黑，面对丰收，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大田栽秧行对行，大姑娘出门去赶场；问声么哥你要买啥子，妹打酒来哥帮忙。”除草栽秧施肥的间隙里，扯开喉咙吼几声山歌，一个村子都热闹了。高坡上李大爷在唱，山腰间的田坎里张三爷抬起脑袋对上两声，岩湾子里肖二哥又吼上两句。唱着唱着，大家都聚在一起顺着田坎就坐下休息。家里拿了酒的，端了“猪儿粑”的，煮了咸鸭蛋的，管你是哪家拿来的哟，大家都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然后再摆些庄稼事农家活儿，那劳作就更有意思了，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转身，下田下地，继续忙活儿，嘴里又冒出几句山歌：上边岩来下边岩，小妹挑水下山沟来，一根扁担倒立起，问哥你来抬不抬……

五月的农家小院里，房前或屋后，编起的小栅栏围绕着几畦沟壑。透明的塑料薄膜下，那些黄瓜、豆角、丝瓜、苦瓜，凡是所能播种的地方，早已经钻出了它们嫩绿的芽儿。那些藤那些蔓顺着杆儿往上爬。一排排顶上含苞欲放的大葱，直挺挺地站在栅栏角下，它们是越过了寒冬，在春刚露头的时候，就已经是从新绿，到了五月，是它们接茬打籽的时候了。

门前大田或高坡上，麦穗也微微泛黄，曾经是一望无际的青青的原野，如今像是铺上了一层淡金，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起舞，麦芒已长得又尖又硬，却吓不走贪吃的麻雀，它们在麦穗上嬉戏啄食，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每一粒成熟都是要用汗水浇灌才能闪光的。收割完备的麦地里，有三五个娃提着竹篮拾麦穗，那又是一幅热闹嬉戏的场景了。

想起那天，从外面忙碌了几日回来，母亲突然问我，你想吃麦粩不？肚子闪过一丝饿的感觉，连忙点头。母亲从厨房里端出一大碗麦粩，我顺手拿起一个狼吞虎咽吃起来。母亲笑了，说，娃啊，你还是乡下那个习惯，爱吃粗粮。我却想起了我老家那片麦地。每年五月到来的时候，正是农村青黄不接之时。母亲忙着把小麦收回家，能换着花样做出各种麦粩来，让我们兄妹几个吃个不烦，这就是母亲的手艺。麦子是母亲的希望。母亲随我进城好多年，还惦记着那块小麦地。母亲还有喜欢翻看农村黄历的习惯，该播种了，该栽秧了，该收麦了，这些，她都一直记在心上。无论种与不种，每一次季节轮回，在母亲心里都是一场深刻的记忆与过程。

无论绿肥还是红瘦，五月的乡村，总是我的记忆之门。闲了空了，总要去乡村走走，闻闻泥土与庄稼的气息，看看自己曾经的过往，心情总是美好的。